

研  
六  
室  
文  
鈔

研六室文鈔卷四

績溪胡培翬竹邨

復夏朗齋先生書

客臘以後兩上蕪函近奉教示方知未達路遠信稀  
復週浮沈良可浩歎承示謂近日家居惟以朱子小  
學講說及自爲砥礪村學究之名實所甘受敬服敬  
服古之爲學者期切於倫常日用故自少至老無在  
不以檢束身心爲要今則蕩其身心而不知檢而徒  
務爲記誦詞章以矜其贍博小學一書久置不講正

如呂新吾氏所謂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以致持躬涉世無所準依流爲誕慢其甚者又或潰敗決裂風尙通脫有文無行皆其不願居學究之名者也先生以是教子弟卽以是自律踵武先賢人品學問醇乎其醇抑培輦嘗聞古之仕焉而歸其鄉里者大夫教於閭塾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禮所謂鄉先生君子而先生之行誼卽其人也今本此意行之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將薰德而善良者徧鄉邑焉其

有益於世何如其誰得以村師目之培輦旅寓都門  
仍藉舌耕爲謀食計每日課徒外惟治經爲事前歲  
專力毛詩以孔疏較他經特詳然失之繁冗且有毛  
鄭大指本自不異而疏強生分別者有申傳申箋而  
不得其意者讀之頗多不安於心比入都來見爲毛  
詩學者尙不乏人獨三禮之書講求者少今夏因校  
先祖儀禮釋官取儀禮全經覆讀之而賈氏之疏疎  
略失經注意者視詩孔疏更甚焉遂有重疏儀禮之  
志然此事甚大非淺學所能任而以昔日輟聞於先

祖及丁卯戊辰間從次仲師遊竊窺涂徑又有未敢  
自諉者伏惟先生教之俾知從事幸甚

與陳警園論奔者不禁書

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足下謂注疏解奔爲淫奔甚可疑周公制禮豈有淫  
奔不禁之理耶此言是矣但解奔爲淫奔固賈氏疏  
禮之失鄭君不應受咎也鄭君之注曰重天時權許  
之也此七字解經不禁二字未言及奔也自賈公彥  
疏有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之語於是此經重爲後人  
詬病培蠶按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謂以禮  
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此經奔字當如是解豈云淫

奔哉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康  
成注禮箋詩俱以仲春爲昏月之正故謂當此時而  
有六禮不備者許之恐其過時則傷司徒荒政十曰  
多昏先鄭謂不備禮而娶亦此意也曩嘗謂賈氏之  
疏儀禮違失注意者恒多由是觀之周禮又豈少哉  
足下以其暇日一一剔抉出之加以辨正其爲功經  
注當何如也

穀梁傳文十二年注引周禮奔者不禁  
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此

可爲  
證

與張阮林論闌闕櫪相書

尊著闌闕說以許氏說文解櫪闌俱云門相而鄭氏  
解闕爲櫪解相闕爲一物與說文異乃援据史漢及  
各書音義疏證其說可謂博已培翬請以其說求之  
於經經曰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又曰由闌右闌  
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闌之爲中央豎木無疑也經曰  
不踐闕不履闕闕言踐履則闕之爲門下橫木無疑  
也爾雅曰櫪謂之闕則櫪與闌爲一物亦無疑也惟  
相之名經無明徵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相內言不

出於梱梱言不出不入是有限域之義儀禮揚觸梱  
復注云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是亦止限之義  
故鄭解梱爲門限與闕同

各經疏俱依鄭氏義云闕門限也

許氏解

闕爲梱而史記馮唐傳閭以內閭以外

闕與梱同

漢書閭

俱作闕竊疑闕閭二者古人得通稱梱許鄭各述所  
傳原可並存但鄭氏之說尤與經合也至儀禮古文  
之槩與周禮匠人之槩皆爲假借字而義則殊周禮  
匠人之槩與爾雅在地之臬同謂於平地中樹八尺  
之臬以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闌鄭氏考工記注甚明

爾雅旣云在地者謂之臬又云檣謂之闌是臬與闌殊郭氏以門檣釋臬則繆矣說文槩作字本義訓爲木相摩周禮假槩爲臬而儀禮古文及穀梁傳又假爲門闌字鄭以儀禮今文作闌其義較顯故注經從正字不從假字說文闌字古文从洫作闌蓋古字多假借如毛詩築城伊洑假洑爲洫是其證儀禮古文以闌爲臬亦是假借字鄭故從闌不從臬也布此希察之

與家墨莊論豐字書

承示大著豐字聲義考謂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  
豐从豆从山𧯛聲古文豐作𧯛不从山儀禮多古文  
當本作𧯛鄭注大射儀據古文故但云从豆𧯛聲傳  
寫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爲承尊之  
器以此豐爲豐年字皆𧯛說精確足正賈疏之誤并  
可補說文之缺培翬曩讀是疏亦嘗疑之說文今本  
多殘闕賴古書援引尚存其舊據云豐豆之豐滿者  
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按儀禮鄉飲酒

禮無豐此句亦疑有脫誤聶氏三禮圖云豐罰爵象

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

沈酒荷甕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說文豐侯之義

當如此但云鄉飲酒有豐侯者則辭義不成必當有

譌脫張阮林曰古鄉與向通此鄉字當如論語鄉也

之鄉按說文本有鄉字爲曩曩之義論語釋文

又作曩可證其假鄉爲曩又假向字出此與上豐滿

自後人此句卽作曩解於文義亦未足

各爲一義蓋叔重存經師之異說也鄭注豐形似豆

說文云从豆象形是豐字下从豆爲其近似籩豆之

形故取豆形而上从曲則取諧半聲半字卽賈氏旣云

豐字上聲下形復以曲爲象形亦自相矛盾又云年

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尤誤釋豆字義穀豆之豆古多謂之

菽其以豆言者始見於禮記投壺壺中實小豆焉儀禮有承觶之豐有承尊

之豐燕禮大射儀及聘禮所陳爲承尊之豐公食大

夫禮及射時飲不勝者之豐則承觶之豐皆與反坫

無涉賈氏謂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

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

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此說亦非皇侃論語義疏云

坫築土爲之禮記疏亦云形如土堆則與豐似豆之形及

用木者

豐斚木爲之

迥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之設

在尊南非以承尊又所承者爲飲畢虛爵與儀禮之  
豐承實觶者又異按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觶加於  
豐射禮飲不勝者未飲洗觶酌奠於豐上旣飲奠於  
豐下是豐所承者爲有酒之觶非虛爵賈疏之牽合  
傳會類如此爰由釋尊說而並及之

與吳子方論釋文鄭注譌字書

前論左傳釋文音於鳴反一條鄙見以鳴爲鳩之譌檢通志堂本及抱經堂本釋文俱作鳩唯汲古閣注疏本所附釋文作鳴其爲譌字無疑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訓音爲茆蔭之處以音與蔭同字陸氏釋文本杜義作音故云蔭於鳩反但此傳服注與杜異服注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服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規杜以爲音聲謂不擇聲音而出之先大父樸齋公撰左傳翼服亦以服說爲

長謂其與詩毛傳相協杜讀音爲蔭非古義也周禮  
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鞀禮記樂記鄭注引此文令奏俱作合奏足下  
疑經文與注文必有一誤培翬以儀禮作樂節次考  
之知作令爲是儀禮鄉飲酒燕禮作樂凡有四節先  
工升歌次笙入奏次閒歌次合樂鄉飲酒義所謂升  
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是也燕禮記  
燕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  
三成遂合鄉樂注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

三終也言遂者不閒也疏謂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  
新宮三終大射儀工入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  
終注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也是下管卽笙  
奏以其在堂下故云下管儀禮大射無間歌合樂者  
主於射畧於樂鄉射工及  
笙入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注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周禮祭  
祀所用樂與燕射殊祭祀升歌清廟下  
管象見明堂位然歌笙間合  
之節當亦不異此登歌當彼升歌下管當彼笙奏凡  
登歌下管之時俱無合奏之理唯至合樂時堂上堂  
下歌樂與衆聲竝作始得云合故知此經當爲令字

樂記注引作合乃是字形相近而誤令奏擊拊令奏鼓棟者謂登歌下管時奏樂俱大師令之其登歌之時則大師擊拊以令奏下管之時則大師鼓棟擊棟也也以令奏鄭注大師職云擊拊磬乃歌也又云鼓棟管乃作也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擊拊注云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謂登歌之時小師亦擊拊佐大師令奏樂是鄭義本作令不作合其證一也大師職又云大饗亦如之賈氏疏云凡祭祀大饗及賓射升歌下管一皆大師令奏小師佐之其鐘鼓則大祝令奏

引大祝職隋龔逆牲逆尸令鐘鼓爲證是賈釋經亦  
作令不作合其證二也又周禮大司樂樂師諸職俱  
有令奏之文與此經合其證三也禮記孔疏詳其文  
義正是令字今作合當是後人據謗本注文所改浦  
氏鐘乃謂周禮經本不作令浦氏以釋文不爲令作  
音爲證按大司樂令奏  
王夏及樂師令奏鐘  
鼓等句釋文俱無音鄭注樂記引作合孔疏亦作合  
宋本禮記注疏合改作令非按浦氏此說以不誤者  
爲誤以誤者爲不誤顛倒極矣昔朱子嘗言字畫音  
韻是經中淺事然不理會亦甚害事至今日而坊刻

之譌謬日滋若不亟加考正恐六經都成燕說而大義乖矣故蒙以爲欲講求聖賢之義理必自音訓始而欲講求音訓必自考訂文字始未知足下以爲然乎否也

與郝農部論廟寢書

來示謂昨所論金氏禮箋之說與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合欲以此疏解爾雅屬爲詳陳其義培翬按禮箋謂天子聽政之明堂卽路寢爲五室之制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言寢廟之制截然分明先儒未之知也而戴東原氏攷工記圖乃以四方室爲東西箱何哉其意蓋以爾雅上句是言天子

宗廟之制下句是言路寢之制天子宗廟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箱故云室有東西箱曰廟路寢制爲五室不爲房箱故云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此金氏之義而張氏本之以作圖者也然爾雅此經培翬竊以爲仍循舊解爲是舊解謂寢爲廟後之寢非路寢也廟後之寢以藏衣冠與凡爲寢者不同故無東西箱經文兩室字相呼應非有二制若以上室爲前堂後室之制下室爲五室之制則同一言室而頓分爲二與經句不協矣鄭康成謂天子宗廟路寢明堂三者

同制金氏則謂路寢明堂同制宗廟別爲前堂後室  
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堂之制据顧命爲證其說亦非  
按顧命在殯宮是路寢其云廟門者猶士虞禮行於  
適寢而經云廟門鄭注謂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是也不得以此爲宗廟之據又郭注云但有大寢儀  
禮聘禮記疏引作但有大室據經云有室曰寢似作  
室爲是此條邵氏正義亦未及故特錄出奉覽乞垂  
教焉

與洪樾堂論舍采書

夏小正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考注家說舍采之義有五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注引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一說也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二說也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三說也元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四說也呂氏春秋仲春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五說也足下謂此五者當以解釋盛服之說爲是古者童子衣采衣至入大學有成人之禮故解釋采衣也諸經字本多作采後人改爲菜培翬按舍采卽釋菜古字通用康成之義爲長釋菜有用舞者有不用舞者王世子云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此入學用萬舞較不用舞之禮爲大故云大舍采蓋傳者據當時之禮以解之也若以爲解釋采衣則何大小之有於傳文語氣不協

矣周禮大胥作舍采而禮記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  
文王世子然後釋菜學記皮弁祭菜字俱作菜則固  
不得以爲後人所改也且學記不云釋菜而云祭菜  
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益明更不得以菜爲采也釋菜  
之禮古人不獨入學用之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  
鄭注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  
始生也士喪禮君釋采入門喪大記亦云君釋菜鄭注禮門神  
也士昏禮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注以  
饋祭菜也是祭祀之禮多有用菜者傳曰蘋蘩蕞藻

之菜可薦於鬼神君其可無疑於采之爲菜矣

與費耕亭論繼父服書

承示謂父不當有繼名制禮者不當爲繼父之服擬

欲於脩書時削之

時耕亭與脩  
大清通禮

此其持論甚正通典

所載傅元袁准之論固已先足下而疑之者也培輦

尋繹禮文竊以爲禮之繼父與世俗所云嫁母之夫

迥殊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釋子幼

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

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

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

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鄭注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賈疏謂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爲此子築宮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卽爲同居子爲之期以繼父恩深故也上三者若闕一事則爲異居後或繼父有子卽是繼父有大功之內親亦爲異居矣如此爲之齊衰三月又云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謂子初與母往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爲已築

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全不服之矣禮記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

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注錄恩

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句同居異財句故同居今異

居句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

服孔疏異居之道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

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盛氏世

佐曰小

記云皆無主後卽喪服傳所謂子無大功之親所適  
者亦無大功之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卽傳所謂以  
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也三者具爲同  
居一不具卽爲異居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舉一以例

其餘

合此二經不獨母嫁而子不隨此子與母後夫

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卽隨母往而或一有大功之親或不爲築宮廟亦不名爲繼父良以妻穉子幼無親可倚而適人非得已也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兩人相倚爲命其與居之恩誼更深也以貨財爲之築宮廟則恩及其先也鄭康成謂此經以恩服者盡之矣設也子幼無親而不許之適人則必轉死溝壑而夫之後絕矣所適者無大功之親與之同財祀先於其歿也竟視若路人不爲之服則背死忘恩甚矣周

公制禮於是特立繼父之名使所適者視此子若父子而幼孤得有所長爲制繼父同居齊衰期之服使所適者無親亦若有親而焚獨得有所終此恤孤哀窮之惠政所由寓矣至若先同居後不同居其初養育之恩亦不可忘則別爲齊衰三月之服先聖之制此禮誠非苟然已也今若必削其文旣恐無所勸而孤寡苦於無依又恐失之倫而背義忘恩者衆請於繼父同居及先同居後不同居者仍存其服而於繼父下注曰夫死妻釋子幼其子與所適者皆無大功

之親而所適者又爲其子立廟祀先乃得爲繼父如是則雖有繼父之名而天下之稱繼父者鮮矣以此坊民其猶有輕棄其親而謂他人爲父者歟夫之昆弟儀禮喪服經內無服足下所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乃記文非經文也然記所云兄弟服亦非夫之昆弟

賈疏已辨之

俟晤時詳論之所言是否惟足

下擇焉不宣

與陳碩甫論毛傳書

昨談次及衛風碩人毛傳夫人聽內事於正寢蒙謂此傳可見古人宮寢之制內治之法足下善之屬爲詳陳其義並謂齊雞鳴傳夫人纓笄而朝之朝非朝君尊見甚是培翬曩讀毛傳歎其精博不獨訓詁爲諸家所祖卽古制藉以留存者亦不少碩人傳云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此卽昏義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之義也

汪士鐸謹案吳語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韋注內政婦職雞鳴疏引

或說纓笄而朝謂聽治內政義與此合古者天子諸

侯有公卿大夫以褻外治后夫人有九嬪世婦之屬以褻內治故君每日朝羣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每日朝羣妾於內以治事正寢夫人之寢古者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大夫妻亦然其制前爲君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燕寢天子路寢一

燕寢五后亦正寢一燕寢五諸侯路寢一燕寢三

孔賈

疏謂燕寢二非

夫人亦正寢一燕寢三夫人常居在燕寢每

日聽事在正寢正寢卽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

朝是也

士鐸又案此成十八年傳也疏云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又定十四

年傳云從我而朝少攷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君則宮內有朝益明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疏謂外九室九卿治事之處  
內九室九嬪治事之處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內九室  
當在后朝左右此王后禮其諸侯夫人正寢之前亦  
當有世婦羣妾治事處齊雞鳴傳云夫人纓笄而朝  
卽謂朝於夫人之正寢也孔疏昧於古義乃謂傳於  
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是纓笄而朝君不知君聽朝  
羣臣咸在夫人安得至其前卽云夫人有朝君之禮  
亦當在內寢非君聽朝之時且毛傳云東方明則夫

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鄭箋云東方明朝  
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據傳以君夫人

對言明是謂君夫人各有朝箋申傳亦是言各有朝

之意

列女傳公羊注當別爲一義不必以纚笄而朝四字文同牽合爲一

孔疏又謂毛

未必與鄭同不亦誣乎至碩人篇大夫夙退無使君

勞傳云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

寢大夫退然後罷尋繹傳義當爲國人翼幸之辭王

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

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卽燕寢釋

服則燕息矣詩蓋言莊姜德容服飾之盛如此國人  
皆敬愛之謂大夫朝君者庶其早退無使君勞於聽  
政不得燕息與夫人親乎本朱子說鄭箋乃云莊姜始來  
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作實事說似索漠寡味  
矣是否希正之

與陳碩甫論禘祫及國語注書

大著所論禘祭各條培輦前讀之頗多不愜於心曾  
夾簽附質未知足下以爲然否禘祫之說千古聚訟  
拙著禘祫問荅又何敢自信然方今去聖久遠言人  
人殊鄙意惟擇其於經有據者從之而已禮記大傳  
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公羊傳言祫合祭毀廟未毀  
廟之主則禘祫之爲二祭於經有證也祫祭止及毀  
廟而禘祭上及祖之所自出又大傳言禮不王不禘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之祭大

夫士亦得行之則禘祭之大於禘於經有證也仲尼燕居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言昭穆而禘之爲祭宗廟明甚又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觀孔子每以禘嘗與郊社對言則禘之非祭天地於經有證也詩序云雍禘大祖也長發大禘也說者謂周有大禘無時禘故雍但云禘大祖也夏殷有大禘又有時禘故長發特言大以別之觀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生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生而天保之詩亦

曰禴祠烝嘗不言禴禘烝嘗則周無時祭之禘於經  
有證也春秋書魯禘多譏其僭禮觀禮運載夫子之  
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則諸侯之不得  
有禘祀於經有證也其他典籍散亡有可據有無可  
據則惟闕疑而已未知足下以爲然否小米孝廉國  
語疏想已漸次校畢培翬詳讀韋注覺其中用鄭康  
成各經注最多有明引者有未明引而實用其義者  
如周語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韋不從其  
說而云庾露積穀也此卽用詩曾孫之庾鄭箋又魯

語宗不具不釋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韋申之云天  
子諸侯曰釋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亦  
用鄭三禮目錄義旣醉詩曰室家之壺毛傳訓壺爲  
廣鄭箋訓壺爲捆周語引此詩而韋解云壺捆也思  
齊詩曰惠於宗公毛傳宗公宗神也鄭箋宗公大臣  
也刑于寡妻毛傳寡妻適妻也鄭箋寡妻寡有之妻  
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鄭箋御治也晉語引此詩  
而韋皆用鄭箋解之此皆未明引鄭而實用鄭說若  
此類甚多培壘因以訂韋注誤字魯語公父文伯之

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韋注云自其外朝也下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內朝家朝也前後似相矛盾今按康子在其朝係自己家朝非君之公朝韋注自其外朝之外字當是家字之誤鄭注玉藻云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此云自其家朝也亦即用鄭注若作外字則與上自其二字語意不合矣未知足下以爲然否又服子慎注春秋內傳范氏及各書俱未言其注外傳而儀禮聘禮疏引國語服氏注如若過邦至于竟使

次介假道疏云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云國語云臧孫辰以鬯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以圭二條未知是賈氏誤記耶抑實有所本也足下博覽多識務祈有以教之幸甚不宣

研六室文鈔卷五

績溪胡培翬竹邨

荅洪起凡論詩羔羊疏書

承詢詩羔羊孔疏云若兵事旣用韎韁衣則用黃衣  
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凌次仲先生據此謂論語  
之黃衣狐裘卽韋弁服而汪衡齋先生則謂疏黃衣  
二字爲誤衍二先生之說當何從按論語黃衣狐裘  
邢疏以爲大蜡後息民之祭服培翬厯考各經似息  
民外無用黃衣之事韋弁服用黃衣他書亦無證據

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  
殺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既蜡  
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  
裘蓋大蜡用皮弁素服息民用黃衣狐裘鄭注引論  
語則固明以論語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服矣此邢  
疏所本也息民亦謂之臘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  
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檜風狐裘以朝鄭箋  
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是息民外無用黃衣  
之事也孔沖遠羔羊疏不引論語而引左傳臧之狐

裘敗我於狐貍及暫幘而衣貍製以證兵事用狐裘  
及貍裘似疏本無黃衣二字且孔疏他處亦無兵事  
用黃衣之說此二字或因論語黃衣狐裘連文而傳  
寫誤衍明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韋弁以  
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赤黃之閒色赤多黃少與  
黃衣色亦不稱北風詩云莫赤匪狐狐固有赤色者  
今所謂火狐是也然則韎韋衣用狐裘或亦用赤不  
用黃歟鄙見如是惟足下教之

荅夏心伯論黻黻書

足下謂黻黻本通論語黻冕黻卽黻鄉黨圖考誤駁  
集注此殆考之未審也說文黻本市字解云鞞也篆  
文市从韋从友黻字在鞞部解云黑與青相次文从  
鞞友聲是黻與黻聲義俱異鄭康成注論語云黻祭  
服之衣冕其冠也是以黻爲服之一章說始康成不  
始慎修江氏孔穎達疏左傳黻冕旣引康成此注又  
云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鞞俱以韋爲  
之是誤解黻字起於穎達邢氏曷取以疏論語集注

特因而未改耳左傳袞冕黻珽與火龍黼黻之黻字同慎修江氏疑爲傳寫之誤當然足下又據明堂位有虞氏服黻注云黻或作黻謂爲黻黻相通之證不知此他本有誤作黻字者而鄭不從之也蓋鄭君注禮時所見非一本字異則擇善者從之而疊出其字於注內如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於異字則注云故書作某儀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爲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禮五十六篇爲古文鄭於其中

異字或從古或從今從古者注云今文作某從今者

注云古文作某

以上論古文今文俱本賈公彥周禮儀禮疏

是其義例曲

禮宦學事師注云學或爲御陸德明曰鄭此注爲見

他本也後放此明注中或爲或作之字是疊他本之

異而非通其義審矣若以鞞作鞞解則御亦可作學

解乎僕竊謂鞞鞞字形相似故經典傳寫多誤而其

義絕不相通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姚瑋謹按周禮元冕服僅刺鞞之一

章論語言鞞冕卽元冕也獨言元冕者舉下以該上猶下文言滿泚亦舉小以該川澮之大

度縣浮沈解荅馬元伯

承詢爾雅度縣浮沈之義謂度縣不當訓爲埋

孫炎云埋

於山足曰度埋於山上曰縣邢疏云度謂埋藏之

度當與禮經閼度食義同

培翬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度閼也度同度引祭山曰

度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

妨鄭志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以度

縣爲異代法似皆非爾雅云祭地曰瘞薶

通作狸又作埋祭

山曰度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邱陵升祭川沈

祭地瘞周禮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鄭注祭山林曰埋祭川澤曰沈

按瘞貍是以牲玉埋藏于地中瘞縣則有陳列之義  
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瘞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  
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瘞  
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  
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薶藏  
之此先陳後貍之證瘞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瘞縣  
而後埋故亦得名埋對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瘞縣  
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  
埋詩疏謂祭川沈而復埋非是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

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云沈可見浮沈  
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凡  
沈辜候禋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  
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  
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邱陵不云  
瘞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山高故言升川下故言沈且兼明就祭  
之意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  
祭言瘞縣則就及諸侯之盟祭也按就祭是就其處祭之非望  
義不明故言升其實名異義同賈疏升卽瘞縣也周禮止云  
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貍此三

經詳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宸縣爲卽周禮所謂狸固  
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敖繼公又疑儀禮此祭  
多與周禮不合亦未深  
考

荅洪筠軒論燕寢書

培翬撰燕寢考以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足下尙未  
覽其全而先詒書爭之謂古人宮室無論正寢燕寢  
皆是三間制度皆有東西房蒙非敢執已說爲然但  
如君言亦屬意揣未有的證不若拙著有鄭箋異於  
一房云云及儀禮尊於房戶之東各條詳拙著東房  
西室疑問  
可爲明徵也來書云凡室有東西階者卽有東西房  
按堂下之有東西階非緣東西房而設序無室無房  
而亦有東西階此何說耶又謂賈疏東房西室施於

兩間屋制則可施於三間屋制勢必截割中央各半以益東西則房室之中皆不免有當楹之患按東房西室原屬兩間制度並非以三間之屋改作兩間此論似屬贅設來書以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句證燕寢之室戶在南拙著卽以是句證燕寢之室戶爲向東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子不居奧則父常居在奧矣凡居奧者必東面居奧而當戶是卽室戶在東之明證也來書乃据鄭注解當戶爲鄉明以戶爲南向之戶按鄭氏之注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古者

室中之位以奧爲尊無論正寢燕寢皆然但正寢之

室戶在南與廟室同故居奧者皆言東面而不言當戶儀

禮云席於奧東面又云布席於室中東面是也燕寢

之室戶在東故居奧者多言當戶而不言東面檀弓

孔子蚤作章云旣歌而入當戶而坐云蚤作是燕寢可知及玉

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是也若以戶爲南向則當戶

之居必在室之東北隅東北隅非室中尊位不當爲

君子常居之所且下云寢恒東首東首卽室之東北

隅寢與居亦不當同在一處曲禮云戶開亦開戶闔

亦闔戶有闔時則當戶亦非以鄉明儀禮凡設尊於室俱在北墉下士虞禮在正寢則云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戶士昏禮在燕寢則止云尊於室中北墉下而無當戶之文據經云婦尊西南面尊西容婦位則設尊正當室戶之處而不言當戶是亦足爲燕寢室南無戶之證也至引士昏禮贊戶內北面荅拜爲證按言戶內以別於戶外不特室戶在南可稱戶內卽室戶在東亦可稱戶內此不足爲據也來書又以士昏禮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爲出房而復入於室賈疏

刪還字遂失鄭義按鄭云從房還入室者謂本從室  
出房今從房而復入於室故云還非謂從房出而復  
入於室也昏禮經文但云主人出不云入房但云主  
人入不云出房若以注爲補經義則當云從房出還  
入室何以注亦無出字至來書引特性饋食禮之主  
婦出反於房證注還字之義按特性明云主婦出則  
固與此注不侔矣且特性少牢諸篇主婦行禮於室  
中經不云於房出者其終也必云入於房而昏禮無  
出房入房之文是經文大有區別安可援以爲例蓋

正寢房與室不相通故從房至室從室至房必云出  
房入房燕寢則房與室通室在內房在外從房至室  
不可云出房從室至房亦不可云入房故經兩無其  
文拙著實本經注立論非敢妄生臆見願足下取全  
文而是正之所厚幸焉

荅張阮林論燕寢書

承辱惠書論燕寢培壘反復細讀其中可疑者多徵信者少已一一簽附奉質謹畧舉其大者數事斷難合於經者爲足下陳之足下之自立說也謂鄭氏路寢制如明堂之注爲指小寢五如明堂之五室而路寢仍有左右房又謂小寢亦通名路寢引周禮宮人六寢爲證按鄭氏注禮每云天子路寢制如明堂有五室其箋詩則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鄭志荅趙商又以顧命是西都宮室承先公之舊猶諸侯制未及

改作周公制禮別立天子制於洛邑宗廟路寢皆如  
明堂是鄭解路寢小寢制度截然分明足下以小寢  
爲五室以路寢爲有左右房顯與鄭背非鄭義章章  
明矣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  
小寢五玉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春秋經或書公薨於路寢或書薨  
於小寢是路寢小寢之名經中致爲分晰安得相通  
此其不合者一也來書又引說苑史記謂春秋經公  
薨於高寢高寢當爲廟寢按三傳及各注俱無廟寢

之說詳說苑及史記秦本紀文義亦并未以爲廟寢  
人鬼異居豈有疾病之時反置宮中之大寢小寢不  
居而居於廟寢之理夫說經者廣而求之傳記必其  
經傳不詳注解多謬而傳記之說確然有徵乃始引  
以爲據若經師之說本自分明雖諸子百家傳聞或  
異猶不可引以亂經况傳記又無明文乎此其不合  
者又一也足下之駁拙著也謂不當解士昏禮之及  
寢門爲燕寢門經中凡稱寢門者皆正寢門竊思正  
寢稱寢燕寢亦稱寢則燕寢之門與正寢之門同名

寢門奚不可若以諸經所言寢門多屬正寢則燕寢之制經內本少唯此經畧備且上文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鄭注明云寢堦之室疏引父子異宮釋之則此婦至及寢門揖入者亦爲堦之寢而斷不在父之正寢成禮明矣來書又以拙著謂燕寢有北堂爲非按北堂非別有一處卽在房中半以北燕寢旣有房安得無北堂詩云焉得諉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此爲婦人思其君子而作則所謂北堂者當卽指寢興之地言之而非必指正寢之北堂明矣此非燕

寢有北堂之明證乎來書又以側室不在君燕寢之旁而在夫人燕寢之左右卽妾媵所居之東宮西宮謂大夫士以下皆有二側室與君同若然則禮所稱君夫人三宮者士之妻亦可云三宮矣何太無差等耶且側室旣爲妾媵常居之所經胡以云公庶子生就側室耶夫人生子居側室之時妾媵又出居何所耶凡此諸誼揆之於經俱難協合故不敢不獻所疑惟足下察之

荅家墨莊論燕寢書

拙著謂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永示書頗以爲詳確而獨不滿於室中東向開戶南向無戶之說竊思前人言宮室者皆謂室與房不相通惟向南有戶今獨謂東向開戶南向無戶爲千百年來說經者所未及幾何不疑於臆斷乎然以諸經推之燕寢實有此義故畧存其說以俟考定來書乃詳悉指示決以爲非培輦細釋之其中亦多有可疑者來書謂斯于西南其戶箋云異於一房者之室戶孔疏所云似於箋義

有合按鄭箋明言燕寢而疏乃釋以正寢及庠制已屬郢書燕說且就其言思之亦不可通疏云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按大夫以下旣無西房則東房西室之室戶較之有左右房者當偏於西何爲偏於東古人室中向南有戶者必有牖戶東牖西室戶原不當正中之處大戴禮所云亦不必爲正中之戶而後有戶左戶右之稱孔疏旣引士喪禮及鄉飲酒義以釋鄭箋則其於正寢燕寢之制尙漫無區別未

必是以大戴禮爲本似皆不足以申解箋義拙著云  
天子燕寢之室在中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  
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  
戶者經中南字是著實字西字不過取以湊句無關  
大義詩中往往有此觀鄭箋又云是室一南戶爾可  
證鄭氏之意與毛異不以是室爲有西向戶也經內  
西字旣不能實指爲在西則係西於南卽以爲較異  
於東向之戶亦無不可來書又謂儀禮經文云主人  
出婦復位未見其必出而在房也其下尙有徹饌一

節而後云主人脫服於房既云於房則入房字可省  
按此云主人說服於房是主人在房也下云主人入  
何以又無出房之文鄭注亦但云入者從房還入室  
而不云從房出還入室似不若拙著謂經文主人出  
卽出在房主人入卽從房入爲合於書大傳之文且  
較爲直截也來書又謂古人之室必有南向之戶正  
寢燕寢皆然按正寢原有南戶古人說宮室多舉正  
寢爲言夏小正所云漢案戶自屬正寢非燕寢唯詩  
綢繆刺婚姻不時而云三星在戶似是燕寢然鄭箋

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所謂在戶者仍屬空說  
而非必定指燕寢詩言尙不足爲明證至士昏禮經  
云贊洗爵酌於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按上云  
尊於房戶之東則此戶外尊非房戶而何戶外尊旣  
爲房戶則入戶之戶前人多讀入戶爲句張稷若儀禮句讀本如是當亦是  
房戶經何以不別云房戶拙著燕寢考嘗申之云不  
別言房者兼室戶在內蓋先入房戶後入室戶乃西  
北面奠爵拜若以入戶之戶爲專指室戶則經文酌  
於戶外尊入戶二語緊相承接不應遺房戶故以上

文贊戶內北面荅拜之戶爲專指室戶可以此戶爲專指室戶則不可下文媵侍於戶外宋楊氏復作圖亦以爲房戶蓋惟此經入戶爲兼房戶室戶故經第渾言之曰戶以待夫人之自審而前後四戶字注亦未有明釋似未可斷戶西二字爲南向之證也來書又據有司徹主婦北堂以爲北堂者婦人所常處內則妻抱子出自房或者其妻本在北堂故出自房耳若泥於出自之文則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薦出自東房者豈皆由室而出乎按有司徹是廟中

之禮婦人入廟由闌門升自北階卽至北堂室中是  
事戶之地非婦人所常處故行禮時婦人恒在房中  
內則是生子居側室之禮妻所居當在室內不在北  
堂若使室有南向之戶則見子時卽從室出甚便豈  
有先抱子出室至堂轉入於房中北堂復自房而出  
爲此迂曲之禮乎是未可以廟中例也儀禮經內凡  
實從房出者皆云出房或云出於房無有云出自房  
者士冠禮云將冠者出房又云服元端爵韠出房服  
素積素韠容出房士昏禮云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

出於房又云贊者酌醴加枌出房可證也其云  
自者如升自北階升自西階之類注皆訓自爲由足  
見內則之出自房爲出室由房明矣蓋本在房中卽  
云出房本不在房中而由於房以出則云出自房士  
冠禮之將冠者士昏禮之贊者本在房中故云出房  
內則之妻抱子本在室中而由於房以出故云出自  
房鄉飲酒記鄉射記之出自左房東房與公食大夫  
禮記之宰夫筵出自東房皆爲本不在房中而饌具  
於房中以出故爲出自之文大射儀云宰胥薦脯醢

由左房語意正相似來書謂其妻本在北堂由泥於  
有司徹婦人在北堂之禮而未審乎側室與廟中及  
正寢殊古者婦人常居在燕寢側室卽燕寢無事不至正  
寢與廟其至正寢與廟必由闥門而升自側階升側  
階卽至房中北堂房與室不相通室亦非婦人所得  
處故行禮時恒居於此至其在燕寢也則常居於室  
中不在北堂室是其寢興之地故詩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謫我又云嗟我婦子入此室處又云婦歎於  
室皆繫室言之側室與燕寢同制婦爲生子而居側

室則必不居於北堂列女傳云子在內中內中卽室中可證若以室有南向之戶見子時先出室之南戶轉入於房中北堂俟夫入門升階然後抱子從房出以理揆之似太迂曲難通此皆培翬所疑未能遽釋敢以陳於執事希再教之幸甚

荅包孟開論燕寢書

孟開孝廉足下兩辱惠書懃懃垂注匡其不及以拙著分別正寢燕寢之制爲是諸侯以下燕寢室無南向戶以通於房遂謂寢之有東西房者其室亦當有東向戶西向戶噫此固培翬所求之而唯恐教之不詳言之不盡者尚安有議論於其間哉雖然學問之道不辨不明培翬旣得足下爲直友又安敢不以直待足下乎來書云婦人義不敢當室謂不敢當廟室

與正寢之室則可若以例之側室燕寢似未可詩云  
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此非燕寢之室乎又云室人交  
徧譴我則婦女也而以室人名之矣來書又云房爲  
子位按列女傳云子在內中考工記室中度以几鄭  
注室中四壁之內然則內中卽室中子之位安見其  
必宜在房乎至引爾雅說文荀子淮南子似皆不足  
爲燕寢室南有戶之證何則爾雅東南隅謂之窻窻  
說文作窻云戶樞聲也此無論向南開戶向東開戶  
其戶樞皆在東南隅荀子云奧窻之間簟席之上楊

注言不出室堂之內此與不出戶不下堂語意正同  
不過言其近耳簾席之上亦與坊記言衽席之上同  
非必指燕寢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  
閤小閤謂之閤郭注以爲宮中相通小門士冠在廟  
而冠畢適東壁注以爲出闔門則淮南所云閤閤亦  
非必專指燕寢也來書又引張平子東京賦云九龍  
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從約乃宴  
斯息謂斯于西南其戶爲天子燕寢之制平子已爲  
此說足見鄭義有所授此爲鄭箋搜出證據極善孔

氏疏所不及也但以鄭箋爲申明燕寢無北戶之義似尚未的按箋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一字正與四字對旣云是室一南戶則鄭義不特以天子燕寢無北戶且並以爲無東向戶西向戶矣來書謂正寢之室亦有東戶所引少牢士喪各經俱是比附旁推未有的據昔人多謂宗廟正寢之室與房不相通培輦以特性饋食禮主婦出反於房一語斷之似覺可信蓋主婦致爵於主人在室惟室與房無戶以相通故必出室至堂

而後可由堂而反于房若使室與房通經何必言出  
言反乎且特牲少牢諸篇主婦行禮于室中經不云  
出者其終必云入于房云入房則其由室至堂而後  
入房可知堂之于房可以言入室之于房豈亦可言  
入乎此其尤彰明較著者也竊以爲正寢之制經內  
尚有可攷惟燕寢少明文足下熟於周秦兩漢之書  
能多搜出燕寢證據示余幸甚幸甚憶培翬於嘉慶  
壬申癸酉間撰燕寢考熟復各經注恍然見燕寢之  
有斯義遂爲東房西室疑問一篇徧質通人其時壘

莊觀察亦以室南無戶之說爲非然墨莊之釋詩西南其戶傳箋與足下又異拙著燕寢考因前人說宮室者多詳正寢而略燕寢故特考天子至士燕寢之異并考燕寢房室戶牖堂階之制輯成二卷粵東學海堂采刻經解中然是少作未敢自信尚擬重加修改今奉大教謂分別正寢燕寢鄭氏復起當亦心折則是以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二千年來未經人道者尙獲見許於通人其他疎失之處自當詳審改訂別梓以存燕寢崖略足下若續有所得必祈見示將

來錄入拙著不敢掠美甚無以僕之好逞其愚嘵嘵  
致辨而輒吝之也

荅湯茗孫論本生祖服書

來教謂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祖父母當仍服期據儀

禮女子子出嫁爲祖父母期傳云不敢降其祖可證

培輩按此說已見通典崔凱曾駁之而義未盡

凱謂當服

大功於儀禮後大宗之義尙未合詳拙著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述凱云女子出適人

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

與孔倫謂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義同此已足見

爲人後者之不得以女子例矣然猶不僅此也女子

出嫁祖父母止一而已不聞又有祖父母也

夫之祖父母從

服大功九月不服期若爲人後者既有後之祖父母爲服期矣而又爲本生祖父母服期非二祖乎且女子不降祖經已著之傳特明之本生祖果服期經傳何以無一語及之乎朱子嘗云如今有人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如此以是推之其無二祖服明矣女子出嫁與出爲人後似同實異不得不辨非敢故違尊教也至謂本生曾祖亦服本服不降則尤爲臆斷矣願詳察之

荅章生遇鴻問章弁書

問據周禮弁師注士亦有章弁而士冠禮陳服

何以無

章弁

儀禮士冠禮陳三服有爵弁皮弁無章弁據周禮司服章弁在皮弁之上而士之服止云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士不必有章弁也弁師言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經亦未言士鄭注兼士言者以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疑與士同故特言士變冕爲爵弁以別之又以士之皮弁會無結飾與一命大夫同故退章弁皮弁之文在下言之耳注所云章弁

自指大夫非謂士亦有韋弁也士無韋弁兵事當服  
甲故云甲士甲則首服胄不服弁故云君子甲胄則  
有不可辱之色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蓋爲王言之據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則大夫以上皆有韋弁矣荀子有士韋弁之文皮陳韋同類當卽謂皮弁耳陳  
用之因冠禮有爵弁無韋弁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  
弁遂謂爵弁韋弁爲一物不知儀禮有爵弁又有韋  
弁爵弁用布韋弁用韋爵色近五入之緞而韋用一  
入之韎固有不容強同者陳氏說非也

荅趙生炳文論漢學宋學書

承詢漢學宋學涂經并云漢學難而宋學易又云考據之學亦所欣慕欲俟晚年識見定時爲之足下之志學篤矣足下之不以問爲恥亦明矣然僕竊以爲所見之未深也人之言曰漢學詳于訓詁名物宋學詳于義理以是岐漢宋而二之非也漢之儒者未嘗不講求義理宋之儒者未嘗不講求訓詁名物義理卽從訓詁名物而出者也特漢承秦焚書之後典籍散亡老師宿儒之傳不絕如綫漢儒網羅蒐討務期

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訓詁特詳宋承五代之敝  
人心盲昧正學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爲急此亦  
運會使然非其有偏重也考據之學至今特盛者宋  
之大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遺乎  
小後人得其糟粕耳食空談一切儒先古誼輕于背  
棄以致聲音訓詁之不詳而訛文脫字日多制度名  
物之不講而蔑古荒經者衆

國朝諸儒乃特矯而正之詳加釐訂一一必求其實  
據不敢逞私臆斷亦運會使然非以爭勝于前人也

以孔門之教論之漢儒先博學致知而不廢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學考據之學則又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漢學爲難得其門徑亦非難以宋學爲易則誠有非易者昔人謂宋學不在多言要于躬行實踐易乎難乎漢儒之學具存注疏而毛鄭之注詩禮尤其精者宋儒之學在五子書而小學近思錄尤爲切要大抵風俗之敗壞皆由小學等書不講之故也若夫考據之學必先以博覽多識似須精力強壯爲之晚年恐有不及足下嚮學

之意甚殷而又疾世風之不古急急以正人心風俗  
爲務誠爲有志聖賢之學而惜所見之未深也故不  
憚詳悉指陳惟垂察焉